

古鏡記

——敦煌占候類文書中的“鏡”類文獻*

龔麗坤

現存的敦煌占卜文書約有 280 件。目前，針對敦煌占卜文書的刊布、分類與敘錄的工作已經基本完成。除了整體性的工作之外，針對個別文書的研究，經過近百年的發展，也可謂蔚為大觀¹。然而，敦煌占卜文書大多內容駁雜、書法不佳，又多流傳於民間，其內容及形式與流傳於世的占卜典籍之間有著很大的差異，為敦煌占卜文書的釋讀與研究造成了困難，一些敦煌占卜文書的分類、定名與錄文，尚存有可商榷的餘地。另一方面，基於之前的研究基礎，對照占卜文書本身，與其他典籍以及前後歷史階段進行橫向和縱向比較的工作也可以展開²。

在敦煌占卜文書中，“占候”類文書的數目依據不同研究者對“占候”這一定義的理解不同，有所差異，約在 17-20 件³。其內涵除了“日月星辰之變，風雲氣色之

*本文成文，承蒙復旦大學高田時雄教授、余欣教授、張小艷教授、任小波博士惠予教示，在資料收集方面，承蒙浙江省圖書館蘇立峰先生的慷慨協助，謹致謝意。

¹黃正建《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訂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年，第 2-6 頁。關於敦煌占卜文書的整體性工作，管見所及，暫列於左：菅原信海《占筮書》，池田溫編《講座敦煌 5: 敦煌漢文文獻》，東京：大東出版社，1992 年；黃正建《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訂版）》（初版出版時間為 2001 年）；王愛和《敦煌占卜文書研究》，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 年；Marc Kalinowski(éd.), *Divination et société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 : Étude d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et de la British Library*,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2003；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獻與社會生活》，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 年；鄭炳林、陳于柱《敦煌占卜文獻敘錄》，蘭州大學出版社，2014 年。有關敦煌占卜文獻研究現狀的綜述：Marc Kalinowski, “La divination par les nombres dans l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dans I. Ang et P.-E. Will (éds.), *Nombres, Astres, Plantes et Viscères. Sept essais sur l'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techniques en Asie orientale*, Paris, IHEC, pp. 37-88；劉泓文：《百年敦煌占卜文獻研究綜述》，《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2014 年，第 149-178 頁；游自勇《敦煌吐魯番占卜文獻與日常生活史研究》，《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5 年第 2 期，第 88-91 頁。

²黃正建《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訂版）》，第 247 頁。

³黃正建認為共有 17 件，見《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第 35 頁；鄧文寬認為（天文氣象占）共有 19 件，見《鄧文寬天文曆法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4 頁；王晶波認為有 20 件，見《敦煌占卜文獻與社會生活》，第 149-187 頁；王愛和歸為占候一類的寫本數目則更多。這主要是由於不同的研究者對占候這一類別的劃分不同造成的。

異”⁴之外，也包括山川異變、行軍吉凶等更為廣泛的災異妖祥，以及一些具有個人性質的占卜。

其中，與《天鏡》、《地鏡》⁵有關的文書主要包括8個卷號，可拼合為7件文書⁶，其卷號及年代如下：P.3288+P.3555、Дх.1366V、S.2729V（大蕃國庚辰年，800年）、P.2632（咸通十三年，872年）、P.2941、S.5614A、P.2610。

關於沒有明確紀年的幾件寫本，值得說明的是：P.2941號寫本與P.2632號寫本文字全同，背面抄《如意輪陀羅尼咒》和一行藏文（釋讀為：yab y[u]m phyogs kyi zha snga……⁷，與正面內容無關）；S.5614A的裝幀方式為蝴蝶裝，應較為晚出。

前六件文書抄寫了《玄象占（擬）》、《太史雜占曆（擬）》。《玄象占（擬）》是目前所知的中古時期占卜典籍中，僅存的一類以某一地區的天文氣象吉凶為占測對象的典籍。《玄象占》中的內容，一方面提示傳統星占在晚唐發生了一些變異——星占分野災異說的進一步地方附著化，讖言也更為具體化⁸；另一方面，其所傳遞的時代與地域信息，也為研究唐後期至五代的河西社會，尤其是吐蕃佔領以後的敦煌社會，補充了重要的材料⁹。具體而言，《玄象占（擬）》往往與《太史雜占曆（擬）》合抄，這兩部典籍之間的界線也並不明確，或者說，這一系統的寫本是一系列占卜書（不僅僅限於占候書）遞相轉抄、雜糅而成的產物。以往的研究者多依據P.3288號寫本首題“玄像西秦五州占第廿二天鏡”，而推測其中涉及“占城氣法、占十二日暝、占日鬪法、占日食法、占日耳法、占日暈法、五星符”的內容應定名為“玄象占”（或“玄象西秦五州占”、或“西秦五州占”¹⁰），僅有茅甘先生認為這一部分的題目應當為“天鏡”¹¹。筆者更認同茅甘先生的觀點，按照書寫習慣來判定，“玄象西秦五州占”更類似於占候書《天鏡》中第廿二章的名字。此外，P.2610號文書中有“管內五州雜占、天鏡并風雲氣候，但依此圖，善惡必應，萬無不剋”，是總結性的文辭，可能說明P.2610號寫本中也曾抄寫有《天鏡》的內容，對照P.3288號寫本與P.2632號寫本來看，“玄象占”往往是與“太史雜占曆”合鈔，很有可能P.2610號寫本中提到的“天鏡”也是指代“玄象西秦五州占”。

⁴《舊唐書》卷四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855頁。

⁵中古以降的《地鏡》文獻大致可以分為三個系統，即占候、博物學與地理。本文討論的是涉及占候的內容。

⁶關於這一系列寫本的構成，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此處主要參照王晶波與黃正建兩位先生的看法，見黃正建，《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獻與社會生活》，第165頁。

⁷藏文釋文經過任小波老師的指正。

⁸余欣《唐宋之際“五星占”的變遷：以敦煌所見辰星占辭為例》，《史林》，2011年第5期，第70-78頁。

⁹Carole Morgan, “Mayhem on the Northwest Frontier”, *Cahiers d'Extrême-Asie*, vol.11, 1999. *Nouvelles études de Dunhuang. Centenaire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pp.183-186.

¹⁰趙貞《敦煌遺書中的唐代星占著作：“西秦五州占”》，《文獻》，2004年第1期，第55-67頁。

¹¹Carole Morgan, “Mayhem on the Northwest Frontier”, p.186.

而 P.2610 號寫本是一個雙面抄寫的長卷，首尾俱殘，內容較為複雜，依次抄寫了《太史雜占曆（擬）》、《逆刺占》¹²、《述祕法》、《地鏡》。此外，P.2610 號寫本按照目前的裝訂順序，內容並不連貫，王晶波先生經過比較，修正了刊布於 IDP 網站上寫本照片順序，筆者此處也採用她使用的排序方式，即：

正面：2610-1、2610-2、2610-3、2610-4、2610-5、2610-6、2610-7、2610-8、2610-9、2610-10、2610-11、2610-12、2610V-1、2610V-2、2610V-3。

背面：2610-13、2610-14、2610-15、2610V-4、2610V-5、2610V-6、2610V-7、2610V-8、2610V-9、2610V-10、2610V-11、2610V-12¹³。

一、《天鏡》、《地鏡》歷代著錄考辨

關於《天鏡》與《地鏡》兩部典籍的著錄情況，列舉如下。

《隋書·經籍志》中有：“《天鏡》二卷。《乾坤鏡》二卷。梁《天鏡》、《地鏡》、《日月鏡》四規鏡經各一卷，《地鏡圖》六卷，亡。”¹⁴

又見於《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天鏡經》一、《地鏡經》一、《乾坤鏡》一（注：《明鏡經》一），《握鏡》二（注：陶弘景著）。”¹⁵

《金樓子·志怪》：“《地鏡經》，凡出三家，有《師曠地鏡》，有《白澤地鏡》，有《六甲地鏡》。三家之經，但說珍寶光氣。前金樓先生是嵩高道士，多遊名山，尋丹砂，於石壁上見有古文，見照寶物之祕方。用以照寶，遂獲金玉。”¹⁶

《通志》中有：“《地鏡》三卷。《金婁地鏡》一卷。”¹⁷

近世與《天鏡》、《地鏡》相關的著錄的有三種，前兩種見於錢曾《讀書敏求記》中：

(1) 《禮緯含文嘉》三卷，分《天鏡》、《地鏡》、《人鏡》為三篇。紹興辛巳張師禹跋。原書亡來已久，此姑存之可也。（補：此書朱彝尊所見凡二本，一本畫雲氣星輝之象而附以占書，一本分“天鏡”、“地鏡”、“人鏡”，皆非《禮緯》原書）¹⁸。

(2) 《三氏星經》二卷，商石申氏《紅星天鏡》、魏巫咸氏《黃星地鏡》、齊甘德氏《黑星人鏡》，諸星即以三色圖之為記。流俗星象混殺，不復界以紅、黃、黑三色，

¹² 黃正建《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寫本〈逆刺占〉札記（附〈逆刺占一卷〉錄文）》，見《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第 261-288 頁。

¹³ 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獻與社會生活》，第 180 頁。

¹⁴ 興膳宏、川合康三《隋書經籍志詳考》，東京：汲古書院，1995 年，第 670-671 頁。而馬國翰則以《天鏡》一、《地鏡》一、《日鏡》一、《月鏡》一，以《詳考》為是。

¹⁵ 《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第 10 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年，第 514 頁。

¹⁶ 《金樓子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第 1188 頁。

¹⁷ 《通志二十略》，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 1670 頁。

¹⁸ 《藏園批注讀書敏求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第 293 頁。

且十存其二，非完書也¹⁹。

《禮緯含文嘉》又見於《四庫存目提要中》：“《禮緯含文嘉》三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²⁰。”

《禮緯含文嘉》目錄中載有：“已上天鏡、地鏡、人鏡皆萬物變異，但有所疑，無不具載，天地人此乃三才之書，共六十篇，易者《禮緯含文嘉》三卷。此書可授老人傳寫，勿爲易得而妄授非人，慎之戒之。時紹興辛巳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東南第三正將觀察使張師禹授²¹。”

《三氏星經》二卷似與本文無關。如上所述，《禮緯含文嘉》似乎可以認爲是宋代的占候書，以往的研究者如中村璋八先生²²、孫猛先生²³以及佐佐木聰先生²⁴都對此書的情況有所提示與介紹，佐佐木聰先生指出，在《崇文總目》五行類中可見“《含文嘉》三卷”，因此該書可以追溯到北宋初期之前²⁵。筆者在《禮緯含文嘉》中檢得：“雷一聲而止者，國君出重令。宋太祖皇帝開寶三年，雷一聲而止，遂取河東²⁶”（《禮緯含文嘉》中年代最晚的占驗）。如果《崇文總目》中的《含文嘉》即現在流傳的《禮緯含文嘉》，那麼其成書應該在北宋初年，即開寶三年（970年）之後，《崇文總目》編修之前。

關於《禮緯含文嘉》目前的傳本，共有五種：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殘二卷本；天津圖書館所藏本；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本；浙江省圖書館所藏本；貴州省圖書館所藏本²⁷。本文所討論內容主要根據浙江省圖書館藏王氏鬱岡齋本《禮緯含文嘉》。

(3)《持靜齋書目》中有：《天鏡》一冊。舊鈔本。後序頗爲荒誕不經，未可盡信。有‘廣堪齋’‘畢瀧澗飛藏書’諸印。題‘周文郁撰’。其後序云：‘授之雲水木強老人，言行軍占驗’，末署崇禎癸未²⁸。”

此書不知是否與本文所討論的中古時代的《天鏡》有關，待考。

¹⁹ 《藏園批注讀書敏求記校證》，第462頁。

²⁰ 《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948頁。

²¹ 《禮緯含文嘉》，王氏鬱岡齋本，目錄，第二葉b。

²² 中村璋八《國立（臺灣）中央圖書館藏「禮緯含文嘉」について》，《駒澤大學外國語學部紀要》，第25號，1996年，第97-109頁。

²³ 孫猛《〈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子部）失考書考》，《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3輯，2007年，第137-139頁。

²⁴ 佐佐木聰《〈禮緯含文嘉精魅篇〉的關邪思想與鬼神觀》，《復旦學報》，2014年第5期，第10-11頁。

²⁵ 佐佐木聰《〈禮緯含文嘉精魅篇〉的關邪思想與鬼神觀》，第12頁。

²⁶ 《禮緯含文嘉》，王氏鬱岡齋本，卷之一，第五葉b。

²⁷ 中村璋八先生和孫猛先生提示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有此書殘卷，佐佐木聰先生提示除了臺灣中央圖書館所藏本之外，尚有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本；天津圖書館所藏本；浙江省圖書館所藏本。筆者調查目錄後發現，貴州省圖書館也藏有“張師禹授三卷本《禮緯含文嘉》”，但具體狀況不明，見《貴州省古籍聯合目錄》，第482頁。

²⁸ 《持靜齋書目》，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241頁。

此外，《天鏡》、《地鏡》的輯本見於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馬國翰輯《天鏡》、《地鏡》主要根據《開元占經》，而王仁俊據《稽瑞》補數條引文。原藏若杉家、今藏京都府立綜合資料館鎌倉時期鈔本天文書殘卷中，亦引有《天鏡》及《地鏡》凡十條²⁹。

(一) 《天鏡》

關於《天鏡》一書，上引《隋書·經籍志》中存二卷，但不見於宋元目錄中。上引《持靜齋書目》中著錄“《天鏡》一冊”不能確定是否為中古時代的“《天鏡》二卷”或“《天鏡經》一卷”。明人陳耀文《天中記》中引《天鏡經》：“天有四表三道。四表者，房星也；三道者，房間三道：南間為上道，中央為中道，北間為下道也。”³⁰經核驗該引文見於《禮緯含文嘉》卷之一《天鏡經》中，所以也不能說明是否與中古時代的《天鏡》有關。

考察《天鏡》在中古時代的流布狀況，除了在上文提及的《開元占經》、《稽瑞》之外，尚有兩種唐代文獻可以參考：

(1) 《乙巳占》卷一《天占第三》中有：

淳風按：自《黃帝占》已後，向數十家，其間或真或偽，不可悉從。今略取其理當者，刪而次比，以著於篇。其間亦有出自經傳子史，但有關涉，理可存者，並不棄之。今錄古占書目於此，以表其人。自入占已後，並不復具記名氏，非敢隱之，竝為是幼小所習誦，前後錯亂，恐失本真故耳。

《黃帝》、《巫咸》³¹、《石氏》、《甘氏》、劉向《洪範》、《五行大傳》、《五經緯圖》、《天鏡占》、《白虎通占》、《海中占》、京房《易祿占》、《易傳對異占》、《陳卓占》、《邈萌占》、《韓楊占》、祖暅《天文錄占》、孫僧化《大象集占》、劉表《荊州占》、《列宿占》、《五官占》、《易緯》、《春秋佐助期占》、《尚書緯》、《詩緯》、《禮緯》、張衡《靈憲》³²。

(2) 《後漢書》卷六一李賢注：

《天鏡經》曰：大水自平地出，破山殺人，其國有兵³³。

可以推測，至少在唐前期，《天鏡》是較重要的占候典籍，同經典的《三氏星經》、《洪範》等典籍一同，為習占術者“幼小所習誦”，又為官方性質的占候集成書《開元

²⁹據孫猛《「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子部）失考書考》提示，見於村山修一編《陰陽道基礎史料集成》，東京美術，1987年。

³⁰陳耀文《天中記》，四庫本，卷之一，第八葉a。《禮緯含文嘉》，王氏鬱岡齋本，卷之一，第二十二葉a。

³¹十萬卷樓叢書本作“巫咸咸”，疑“咸”為衍文，當作“巫咸”。

³²《乙巳占》，十萬卷樓叢書本，卷第一，第十葉b-第十一葉a。

³³《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019頁。

占經》所引用。而主要依據《開元占經》、《稽瑞》引文的輯本《天鏡》，可以視作是反映了唐前期的《天鏡》的面目。

筆者對藏於浙江省圖書館的明抄本《禮緯含文嘉》進行調查時，發現其中的《天鏡經》（下文略稱為今本《天鏡》），與輯本《天鏡》在文辭上有較大差異，譬如上文引用李賢注“大水自平地出，破山殺人，其國有兵”一條，以及《開元占經》中“天雨三日以上不絕，陰謀興³⁴”，又《稽瑞》引《天鏡》的兩條，“王者承先王法度，無所遺失，則三角獸來”、“人主恩被於四遠，則白狸見，文王時則見，遠人服”等，皆不見於今本《天鏡》。

此外，針對同一天文現象所作的占辭也大相徑庭，如《開元占經》引《天鏡》：“歲星逆行，不軌，為殃賊³⁵”，今本《天鏡》作“歲星逆行陵犯鬪會合環守，國軍有道³⁶”。

由此可知，今本《天鏡》與中古時代占候典籍《天鏡》有著較大的差別。但也存在著聯繫，譬如，今本《天鏡》中，關於五星的占辭唯有歲星占，而在《開元占經》所輯錄的引文中，也只有關於歲星的占辭。

筆者推測，這是由於在《天鏡》中，《歲星占第二》一章不是被置於“五星占”的範疇之內。《禮緯含文嘉》卷之一《天鏡經》提示，“星墜”對應金德，“歲星”對應木德，“天火”對應火德（水德與土德的對應《禮緯含文嘉》中未明確指出），可見這是與“五星者，五行之精也”相異的比附方式。

（二）《地鏡》

有關《地鏡》、《地鏡圖》的研究較《天鏡》為多。一般認為與“地鏡”相關的文獻有三種，其一是占候類文獻，其二則是涉及博物學與精怪的文獻，其三則是具有地方性質的地理文獻³⁷。

《隋書·經籍志》中引用《七錄》指出，《地鏡》一卷及《地鏡圖》六卷皆已亡佚。但《開元占經》、《稽瑞》中也有《地鏡》的引文，因此很難說這部書在唐代不可見。

《通志》中有：“《地鏡》三卷。《金婁地鏡》一卷³⁸。”其篇幅大於《七錄》中的“《地鏡》一卷”。

³⁴ 《開元占經》，卷九十二。本文所引《開元占經》參照四庫文淵閣本、復旦大學藏陳鱣舊藏本、大德堂鈔本。

³⁵ 《開元占經》，卷二十三。

³⁶ 《禮緯含文嘉》，王氏鬱岡齋本，卷之一，第三葉 b。

³⁷ 敦煌文獻中，有稱作《地鏡》的地理志文獻，如《壽昌縣地鏡》（向達 1942 年抄本），此文書有尾題“州學博士翟上壽昌張縣令《地鏡》一本”。相關研究如，王仲犛《〈壽昌縣地鏡〉考釋》，見氏著《敦煌石室地誌殘卷考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第 183-196 頁，森鹿三《新出敦煌石室遺書特に壽昌縣地鏡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1948 年，第 65-79 頁。

³⁸ 《通志二十略》，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第 1670 頁。

在敦煌文獻中，P.2610V 寫卷中也鈔有題爲“地鏡中”的文本。

中村璋八先生通過將《禮緯含文嘉》中的《地鏡》（下略稱爲今本《地鏡》）與馬國翰輯本《地鏡》相比較，認爲今本《地鏡》應當與見於《七錄》中的《地鏡》相似。佐佐木聰先生結合敦煌文獻，認爲《地鏡》中不見有天文氣象占的內容，故與其說是天文五行占書，不如說是內容僅限於占地面災害與怪異的怪異五行占書。並且，由於《地鏡》是與祥瑞災異爲背景的天文五星占書其系譜相連結的資料，《天鏡》內容又兼有天文氣象與怪異五行占，因此，這兩部書並非成對出現，而是內容各自獨立的³⁹。此外，夏德安結合敦煌文獻 P.2610 號寫本與 P.2682V 號寫本，考察了中古時期地鏡類文獻源流與形態⁴⁰。

關於《地鏡圖》，佐佐木聰先生將《地鏡圖》與《金樓子·志怪》篇相比較，認爲《地鏡圖》並不是與國家祥瑞災異相關的占書，而是涉及神仙道與博物學的典籍⁴¹。此外，《地鏡圖》也受到治科技史（尤其是地理史）的研究者的關注⁴²。孫猛先生提到《天地瑞祥志》有相關的引文⁴³，以往的研究沒有利用過，暫錄於此：

《地鏡圖（圖）》曰：金百斤以上至三百斤，其精如羊⁴⁴。

《地鏡圖（圖）》曰：金寶化爲積地⁴⁵。

二、P.2610 號寫本、《禮緯含文嘉》與相關的傳世文獻

本章將結合《開元占經》等典籍中所據《天鏡》、《地鏡》引文，將敦煌寫卷 P.2610 號寫本與《禮緯含文嘉》的文本做一比較分析。在結構上，本文主要以 P.2610V 《地鏡中》文本爲綱，不涉及 P.2610V 的內容附於本章末尾。以下就該文書提出一些問題，以供參考。

（1）天災占第一

³⁹佐佐木聰《從術數文獻來看的寫本文化與博物學》，2015年6月19-22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主辦“博物學與寫本文化：知識-信仰傳統的生成與構造學術研討會”報告。

⁴⁰Donald Harper, ‘Study of Dijing on P2610V’, 2015年6月19-22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主辦“博物學與寫本文化：知識-信仰傳統的生成與構造學術研討會”報告。

⁴¹佐佐木聰《從術數文獻來看的寫本文化與博物學》，2015年6月19-22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主辦“博物學與寫本文化：知識-信仰傳統的生成與構造學術研討會”報告。

⁴²如何丙郁先生的研究，Ho Peng Yoke, “The Ti-Ching-T’u: A lost manual on mining and geobotanical prospecting”, in *Austrina: Commemorative volume to celebrate the first twenty-five years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1982, Sidney: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pp.77-92. 日文版載於《東洋の科學技術：數內清先生頌壽記念論文集》，京都：同朋社，1982年。

⁴³孫猛：《〈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子部）失考書考》，第138-139頁。

⁴⁴可對比《藝文類聚》卷九四引《地鏡圖》：“金百斤已上至三百斤，精如羊者。”本條錄文由張金耀副教授2013年4月13日發表於復旦大學中古中國共同研究班上。

⁴⁵據前田尊經閣本《天地瑞祥志》，第十九卷。

《天災占》一節，從“凡星墜爲石沙、爲水、或爲金鐵、粟麥、草木、□□、鳥獸者，皆爲兵亂水旱饑喪四竝占”至“地災第二”之前的部份，除了“天雨土”、“天雨骨”、“天雨爵錫”三條外，其餘的文字均可與《開元占經》引《天鏡》相對應，有少量文字相異，應該是寫本傳抄所致。而“天雨土”、“天雨骨”、“天雨膏錫”三條則見於《開元占經》引其他的文書中：

《易飛候》曰：“天雨土，是謂高土，百姓勞苦而無妨，土是謂高。社民勞苦，繁於土功，不安，主外戚謀。”

《洪範傳》曰：“天雨膏錫（爵錫）如甘露，著樹木，不出三年，更政易主。白者名甘露，黃者爲爵錫（錫）。”

《洪範傳》曰：“天雨骨，是謂陽消；王者德令不行，佞人用。不出三年，有內爭⁴⁶。”

其中，《禮緯含文嘉》、明鈔本《開元占經》所引《洪範傳》中將“錫”誤作“錫”，致使語義不通，據 P.2610V 改正。《禮緯含文嘉》鈔本中作“天雨錫”，“錫”字前有意識地留出一個空格，應抄手無法確定是何字所致。爵錫，亦見於傳世文獻中，《甲申雜錄》中有：周仲元章作漕淮南，謂予曰：“嘗爲衡陽宰。一日，邑吏云甘露降，視松竹間，光潔如珠，因取一枝視劉貢父。貢父曰：‘速棄之，此陰陽之戾氣所成，其名爵錫，飲之令人致疾。古人蓋有說焉，當求博識之君子，求甘露、爵錫之別。’”《建康實錄》：陳末覆舟山及蔣山松柏林，冬月常出木醴，後主以爲甘露之瑞，俗呼爲雀錫⁴⁷。

對照 P.2610V 與《禮緯含文嘉》相關內容，兩者的占辭排列順序基本一致，可以推測這即是《天鏡》的占辭排列順序。除了遞相轉鈔所致的文字差異外，《禮緯含文嘉》的內容較 P.2610V 多出的文字，移錄於下：

天雨霜露，頻日不止者，主陰謀起。

天雨雪不時者，是謂陰陽失節，主期年五穀不熟。

天雨豆，一日不釋者，是謂大喪，國亡；二日三日至五日，亦主大喪。

天雨茅，一日不釋者，國有大喪；二日，有期年之喪；三日至五日不釋者，主父母及自身必有大喪之應⁴⁸。

P.2610V 較《禮緯含文嘉》多出如下的內容：

天春實煞木草，是謂陰威，臣強君弱，下不事上，霜非時而煞草，是時而不煞草，竝爲蟲蝗，大饑。三月實霜煞木，其年有兵，歲水、饑，夏雨，必有大喪。

(2) 地災占第二

⁴⁶ 《開元占經》，卷三。

⁴⁷ 《甲申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5頁。

⁴⁸ 《禮緯含文嘉》，王氏鬱岡齋本，卷之一，第四葉 b。

P.2610V 文本中的“地災”一節內容，不見於《禮緯含文嘉》，但可以與《開元占經》中引《地鏡》的引文相對應，其中只有“地震動四墟，盛陰爭美，害國政”一條不見於《開元占經》。

(3) 雲雷風火占第三

P.2610V 文本中的“雲雷風火占”一節內容，討論“雷占”與“天火占”的部分大部分與《開元占經》相對應，但討論飄風的部分不見於《開元占經》，移錄於下：

飄風飛衣絲於市中，不出一年，必有煞主。飄風入宮闕中，一日再三，名曰太陽戒，不出一年兵內起。飄風入人宮，飛衣裳，有驚恐。忽暴風入舍，發凡(瓦)折樹，不出六十日有相煞。

上引文本部分見於《禮緯含文嘉》：

飄風回入宮門，飛其衣服於市中者，主有驚憂於肘腋之下。晉永康四年四月，飄風折樹飛繒，六月張華遇害而應之。飄風入宮闕，一日再三，名曰：太陽戒，其年主兵。

飄風飛絲於市中，歲內有兵，下殺主。

風若不時散折於樹木者，亡主之兆。晉永康元年十一月戊午日，大風從西北而起，其時折木飛石。明年正月趙王倫篡位而應之。

暴風入器殿廊散諸樹木者，不出月內有篡弑事。

風聲如雷，觸地而起，飛砂走石，折木墜瓦者，兵革大興。晉安帝元興元年二月甲辰日，大風雨，天門板順風飛墜瓦木，星碎。明年帝食餅中毒，崩。陳兵方定，有風雨卒起，逆軍而止者，軍必敗亡⁴⁹。

而 P.2610V “雷占”部分，約有三分之二見於《禮緯含文嘉》，且占辭排列順序近似。但《禮緯含文嘉》多出較長的一段內容，移錄於下：

雷震宮門者，君廢之象。吳赤烏八年，雷震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朔日，大風雷電，孫亮遂廢。

雷震擊及飄風傷市舍，必有市災，急宜脩禳之，吉。

雷震擊貴人甲第者，佞人持政，三年內削地國主。

雷一聲而止者，國君出重令。宋太祖皇帝開寶三年，雷一聲而止，遂取河東。

雷春始鳴於南方而旱，如夜雷，大旱，米貴，稼種不成。

雷春始於東方，兵大起，有將破軍死。主穀半熟多蟲。如夜雷，五穀災，人民多疫。

雷春始於西方，暴骸滿野，牛馬多疫，如夜鳴，赤地千里。

⁴⁹ 《禮緯含文嘉》，王氏鬱岡齋本，卷之一，第七葉 a-第七葉 b。

雷春始於北方，百川皆溢。

春正月甲子乙丑戊寅辛卯戊午，此五日內有雷電霹靂者，其下有大兵。

夏三月甲子乙丑戊寅，此三日有雷者，有兵戰。

庚午庚子日有雷者，一月內必有急令，兵起而應之。八魁日有雷聲，主大戰。

冬雷上朔鳴皆國亡，發雷之地，暴駭（骸）滿野。

八魁日有疾雷，大風不止經時者，有急令。

春巳巳丁丑日，夏甲午壬戌日，秋巳亥丁未日，冬甲寅戊寅日，此乃八魁之日，雷鳴，主有急令。

雷發，天無雲，主有急令。

雷而不雨，國君欲行令，無益於民。

雷而有風，其令行矣，雷雨霹靂，蛟龍見者，國有賢士。

霹靂大風而發屋折木者，小人在位，賢人出。

雷春至三伏不聲者，君當振威武，退強臣，正道理。晉穆帝昇平五年十月庚午日，雷發於東南也。

雷聲淺深揜伏息而無風者，此國君出令，國君憂及眾庶⁵⁰。

天火部分，P.2610V 較《開元占經》多出兩條：

天火燔大木，木嗚呼，是謂姦起，六月霜降。

天火燔後宮，此人君以後事亂政。

P.2610V 與《禮緯含文嘉》的文本中，僅“天火燔宗廟，凶，人君不謹敬之，專肆淫佚，又數犯冬令”一條有所重疊，除此之外《含文嘉》與之相關的內容不見於《開元占經》及 P.2610V 寫本：

天火燒宮室、社稷者，國有微弱，有大殃，人君內亂無禮法，外無信行，慢易臣下，則天火爲害矣。

天火燒都（郡）國城廓城門者，下欲謀廢。《漢書》：荊主城門被火燒，王乃被誅之應。

天火燒人家屋舍者，是謂天殃，零落之象。

天火燒田園五穀者，國將易主。

天火燒宮殿中者主兵大起。

天火燒牛馬者，主兵屠裂。

天火燒山林、丘阜者，主人民不安。

天火燒阜蕪如燎者，百姓不安之象。

天火燒樹木作聲者，奸臣欲起。

⁵⁰ 《禮緯含文嘉》，王氏鬱岡齋本，卷之一，第五葉 a-第六葉 b

天火燒墳陵、塚壘、樹木者，國有重喪。

天火燒正殿者，人君不壽，大臣欲誅，奸臣病國⁵¹。

(4) 山占第五、水占第六

P.2610V 與《開元占經》所引《地鏡》佚文、《禮緯含文嘉》卷中《地鏡經》對應度較高。但《禮緯含文嘉》在“山石”一節比 P.2610V 多出 17 條占辭，在“水色”、“水”兩節則比 P.2610V 多出 9 條占辭。

由對比可知，就文本內容方面而言，P.2610V《地鏡》中與《開元占經》所徵引《地鏡》、《天鏡》的引文接近，而《禮緯含文嘉》中《地鏡經》與《天鏡經》，則增補了大量未見於唐代傳世占候典籍與 P.2610V 的內容。在占辭的排列順序上，P.2610V 與《禮緯含文嘉》相似。據此推測，P.2610V 與《禮緯含文嘉》所依據的文本源頭應該皆是唐代的占候書《天鏡》、《地鏡》等“鏡”類占候典籍。《開元占經》等所依據的中古時期占候類文書的原貌，於今大多已不可見，上述兩種文獻所提供的唐代占候典籍文本的實態，是極為可貴的資源。然而，經過了轉鈔、刪改與增補後，P.2610V 與《禮緯含文嘉》呈現出了較大的差異。這可能正是以鈔本為載體的典籍才能具備的獨特的彈性。

此外，《禮緯含文嘉》中《地鏡經》的文獻來源，可能還有《握鏡》（見於上文所引《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著錄）。在《禮緯含文嘉》中，可以檢得三條與《開元占經》所引《握鏡》相似的占辭，茲錄於下：

宮室殿柱上無故生芝草者，白為喪，赤為兵，并火光青為獄訟，黑為水耗，黃為吉慶也⁵²。

《握鏡》：宮室屋木無故生芝者，白為喪，赤為血及火，青為獄，黑為賊，黃為吉⁵³。

野獸卻行道路，君反為臣⁵⁴。

《握鏡》：野獸卻行，君當為臣⁵⁵。

野獸與家畜交者，有淫慾事⁵⁶。

《握鏡》：野獸來與家六畜交，此人君淫於外國婦女，以淫為行，且失國；野獸與馬交，國淫亂⁵⁷。

市人無故自驚奔走者，春一、夏二、秋三、冬四年，大起兵，先（失）敗

⁵¹ 《禮緯含文嘉》，王氏鬱岡齋本，卷之一，第七葉 b-第八葉 a

⁵² 《禮緯含文嘉》，王氏鬱岡齋本，卷之二，第十九葉 b。

⁵³ 《開元占經》，卷一百一十四。

⁵⁴ 《禮緯含文嘉》，王氏鬱岡齋本，卷之二，第七葉 a。

⁵⁵ 《開元占經》，卷一百一十六。

⁵⁶ 《禮緯含文嘉》，王氏鬱岡齋本，卷之二，第六葉 b。

⁵⁷ 《開元占經》，卷一百一十六。

(政)⁵⁸。

《天鏡》曰：民人市驚，大兵至，失政之象也。京房曰：市人無故自驚者，春驚，期一年；夏驚，期二年；秋驚，期三年；冬驚，期四年。案《握鏡》曰：叛兵起，失政之象也⁵⁹。

據以上引文可知，《天鏡》、《地鏡》、《握鏡》等經，內容互有參差，在唐後期至北宋的流傳中，往往被雜糅成一體，形成了一個較為龐雜的體系。

三、“鏡類占候文獻”中的讖緯色彩

《天鏡》、《地鏡》等“鏡”類占候文獻的特點，最為突出的是文辭與讖緯書相接近，而不同於普通的星占書。本章通過將《天鏡》、《地鏡》相關的敦煌文書與傳世讖緯書對讀，試舉兩段最為突出的文字來說明。

P.2610V “地鏡中”中“天災占第一”：

□□王良策馬，庫虛，鋒星角，狼弧張，蚩尤出枉，五殘出，下梗絕，聖代王。璣璇撥，玉衡匡，棟星滅，攝提、天庫虛，狼弧張，□之起，期相當。仁（火）與金，出道□，攝提反衡，鎮星躍，海□滯，日食，虹守心，鈞鉢（鈞鈴）躍，載滅沉，地法（侯）息，五侯流，月散，附耳逃，彗出□□，熒或（惑）反明，辰星冠珥，訥孽驚，邦小人為臣，胡貊為王。主暴□，期亂。熒惑反明，太白干。黃石：辰星羸，鎮星亡，攝提移傷，彗出□，撥（擾）三能，永棟星。

這一段文字整體不見於傳世文獻，文意晦澀，用詞與句式都非常類似於緯書。現在結合諸緯書，做一簡單的說明。

“良策馬”，疑應作“王良策馬”，王良為石氏中官之一，一名為天馬，象征天上的車騎，王良策馬，讖緯書中有“王良策馬，野骨曝⁶⁰”。“庫虛”，庫即指庫樓，一名為天庫，讖緯書中有“天庫虛，諸侯謀反⁶¹”。“鋒星角”，角即為星辰有芒角，然鋒星所指並不確定，可能指梗河（一名天鋒），黃帝占中提到“(梗河)若明大、芒角動搖，邊夷兵起，胡人為亂，王者有憂”；又可能指彗星。“狼弧張”，狼星與弧星相近，皆為石氏外官，亦是代表與軍事有關的星象，由於弧形似弓矢，因此有弧張一說，讖緯書中有“狼弧張，害及胡⁶²”。“五殘出”，五殘即一種被視為災異的天象，

⁵⁸ 《禮緯含文嘉》，王氏鬱岡齋本，卷之三，第二葉 a。

⁵⁹ 《開元占經》，卷一百一十四。

⁶⁰ 《七緯（附論語讖）》，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2012年，第785頁。

⁶¹ 《七緯（附論語讖）》，第474頁。

⁶² 《七緯（附論語讖）》，第207頁。

一說是有五支分叉的彗星，一說是芒角五邊之星，在讖緯中較為常見。《史記·天官書》有，“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⁶³”，又讖緯書中有“五殘出，四蕃虛，天子有急兵⁶⁴。”“下梗絕”，意義不明，因考慮為“梗河亡”相近，暫錄文如是，或許錄文仍待推敲。“棟星滅”，棟星即為大角星，緯書中有“棟星亡，罪深重誅⁶⁵”。“仁與金”似不可解，或為“火與金，出道聚”，即火星與金星聚於一舍，亦為亂象。“攝提反衡”，攝提即攝提六星，反衡則指攝提不東向，這一意象亦常見於緯書中，緯書中有“攝提反衡，天下大亂，易姓興”⁶⁶。“鎮星躍”，可能是指土星搖動，會帶來水患，緯書中有“填星動，則水決江海破山，命曰地侯躍⁶⁷。”“鉤鈔躍，載滅沉，地侯息”，此句“鉤鈔”或為“鉤鈔”，亦為星名。而具體文意並不連貫，不知何解。“熒惑反明”，是謂熒惑自西方出而逆行，亦是緯書中常見的天象。亦出現在第14行中。“五侯流”，《春秋元命苞》，“五諸侯星流四去，外牧傷，天子避宮，公卿逃⁶⁸”。月散，《河圖令占篇》，“地淪月散，必有立王⁶⁹”。“附耳逃”，疑同附耳明，《論語陰嬉讖》為“附耳明，盜賊令⁷⁰”。“辰星冠珥”，《孝經古祕》：“辰星冠珥，帝不明，三月之中，虧陽滅弱下力，強陰制政”⁷¹。

此外，在“玄象占”系統寫本的P.3288、P.2632、S.5614、Дx.01366V中，“占日暝法”與“占日鬪法”一節，傳世文獻中內容及形式與之最為相近的是《孝經雌雄圖》⁷²。

《占日暝法》：

子日暝者，敦煌冬仲月注外國兵罰，城人流亡，大將取本分符，攘之大吉。

丑日暝者，鬼山崩，注武威，注冬季月煞萬人死，來年粟貴，飢凍，人民相噉食，穀麥蟲食。

《孝經雌雄圖》：

子日晝冥者，水溢山崩，水灌涼州，凶在武都、酒泉。丑日晝冥者，鬼山崩，水出灌兗州，凶在濟陰、任城⁷³。

⁶³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2013年，第1303頁。

⁶⁴ 《隋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3年，第566頁。

⁶⁵ 《七緯（附論語讖）》，第235頁。

⁶⁶ 《緯書集成》，第644頁。

⁶⁷ 《七緯（附論語讖）》，第432頁。

⁶⁸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45頁。

⁶⁹ 《緯書集成》，第1159頁。

⁷⁰ 《緯書集成》，第1081頁。

⁷¹ 《緯書集成》，第1031頁。

⁷² 趙貞《敦煌遺書中的唐代星占著作：“西秦五州占”》中提到，十二日日食占與《孝經雌雄圖》在十二日上相似，卻並未提及本文引用的與“玄象占”更為相似的“占日暝法”與“占日鬪法”。

⁷³ 《緯書集成》，第1034頁。

《占日鬪法》：

子日鬪，注四郡趙氏欲爲主，人民相煞，城人驚恐，大惡。丑日鬪者，四郡粟麥貴，有外兵來至我邑，城人流亡，九月下旬，女有血流之像，大將須慎之。寅日鬪者，注敦煌呂劉王自立主，千人煞將亡士。冬孟月合流血。卯日鬪者，注晉昌王郎季氏自立主，其年夏四月中旬，臣煞其君，外國兵至城。辰日鬪者，注敦煌白衣自立爲主，亂者千人，煞將亡士，不出其春季月。巳日鬪者注李宗王氏欲爲主，亂者萬人，下煞上⁷⁴，不出夏季月中旬⁷⁵。午日鬪者，注劉氏伐，伐周於君，敦煌夏仲月臣罰君，下人謀上。未日鬪者，注酒泉崔氏欲立爲主，白衣爲王，注城人相煞，反者二人百（百人），不出其年春季月上旬⁷⁶。申日鬪者注晉昌張氏白衣爲主，不出秋八月上旬，反者五百人死。酉日鬪者，注王宗氏欲立爲王侯，下謀上，煞者百人，不出冬月。戌日鬪者，敦煌自立白衣爲主，不歸帝位五年，死者萬人，不出夏月。亥日鬪者，武威西秦至流沙，十年不歸帝位，自立侯王，反者二百人死，不出其春四月。

《孝經雌雄圖》：

子日日鬥者，李氏欲爲天子。丑日日鬥者，趙氏欲爲天子。寅日日鬥者，姚氏欲爲天子。卯日日鬥者，張氏欲爲天子。辰日日鬥者，邊氏欲爲天子。巳日日鬥者，步氏欲爲天子。午日日鬥者，劉氏欲爲天子。未日日鬥者，朱氏、霍氏欲爲天子。申日日鬥者，陳氏欲爲天子。酉日日鬥者，□□欲爲天子。戌日日鬥者，閻氏欲爲天子。亥日日鬥者，秦氏欲爲天子⁷⁷。

“占日暝法”與“占日鬪法”，可以推測是在傳承《孝經雌雄圖》文獻的基礎上，結合河西地方的實際情況，加以增改而成文。

關於《孝經雌雄圖》，《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有“雌圖三卷、雄圖三卷、雌雄圖一卷⁷⁸”。

此外，安居香山先生指出，《安倍泰親朝臣記》中也可見《雌雄圖》逸文⁷⁹。此外，關於雌雄圖的記載還可以見宋洪邁《容齋三筆》卷十一：

大抵以十干爲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爲歲陰，故謂之雌。但畢、觜爲月雄雌不可曉。今之言陰陽者，未嘗用雄雌二字也。郎顛傳引易《雌雄祕歷》，今亡此書。宋

⁷⁴P.2941 作“下人煞上”。

⁷⁵P.3288 作“不出夏中旬”，據 P.2941 補。

⁷⁶P.3288 作“不出其年春季月上旬”，據 P.2941 補。

⁷⁷《緯書集成》，第 1033 頁。

⁷⁸孫猛：《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辨證（經部）》，《學人》第三輯，第 275-276 頁。

⁷⁹《緯書集成》，第 54 頁。

玉《風賦》有雄風、雌風之說。沈約有“雌霓連蜷”之句。《春秋元命包》曰：“陰陽合而爲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格格，其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音不大霹靂者，所謂雌雷，水氣也。”見《法苑珠林》。予家有故書一種，曰《孝經雌雄圖》，云出《京房易傳》，亦日星占相書也⁸⁰。

又《舊五代史》：

（周顯德六年）壬寅，高麗遣使者獻《別敘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三卷⁸¹。

又云：

《雌圖》者，止說日之環暈、星之彗孛，亦非奇書。

《開元占經》卷八十七《妖星占下》，全卷輯錄了《孝經雌雄圖》“妖星第三十五”，全文敘述一些荒誕不經的星象（即妖星），且《緯書集成》中指出，《天文要錄》中載《孝經雄圖》爲唐李奇所著，且《天文要錄》與《開元占經》所引《孝經雌雄圖》的佚文有所重合，因此可以認爲該書是唐前期由李奇完成《孝經雄圖》。

四、餘論

敦煌的“鏡”類占候文獻（《玄象占（或“天鏡”）》、《地鏡》）以及與之相關的北宋占候文獻《禮緯含文嘉》，構成了一個特別的系統。其較傳世的中古占候文獻如《開元占經》、《乙巳占》等，帶有更強烈的怪異論色彩。自後漢以降，有關讖緯的文本中，貫穿著“占候之學”的知識，兩者看似沒有明確的衝突。然而，中古時長於占候之術的學者，卻往往斥圖讖之學爲欺世罔俗。此中最受關注的爲《後漢書》中載張衡《禁絕圖讖書》：

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執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曆、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由畫工，惡圖犬馬而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⁸²。

至中古之世，擅長星算者，甚至對圖讖抱有一種嘲諷的態度，如《後漢書》卷七十九所述：

⁸⁰ 洪邁：《容齋隨筆》，點校本，中華書局，2005年，第557頁。

⁸¹ 《舊五代史》（增訂本），卷一百二十，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1851頁。又，龐元英《文昌雜錄》，四庫本，第六卷，第十葉a

⁸² 《後漢書》，卷五十九《張衡列傳》，第1912頁。

傅奕，相州鄴人也。尤曉天文曆數。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及諒舉兵，謂奕曰：“今茲熒惑入井，是何祥也？”奕對曰：“天上東井，黃道經其中，正是熒惑行路所涉，不為怪異；若熒惑入地上井，是為災也。”諒不悅。及諒敗，由是免誅⁸³。

筆者按：楊諒選擇這樣的天象，可能並非偶然。楊諒作為楊堅之子，“開皇元年，立為漢王。十二年，為雍州牧⁸⁴”，而東井、與鬼正是秦之分，且《春秋圖》有：“熒惑之東井，有從白衣之封為侯者。”⁸⁵。楊諒崇奉陰陽五行之術，也樂於製造符讖，如其傳中所述：

（諒）遣偽署大將軍常倫進兵絳州，遇晉州司法仲孝俊之子，謂曰：“吾曉天文遁甲，今年起兵，得晉地者王。”孝俊聞之曰：“皇太子常為晉王，故曰晉地，非謂反徒也。”時潞州有官羊生羔，二首相背，以為諒之咎徵⁸⁶。

又有：

先是，并州謠言：“一張紙，兩張紙，客量小兒作天子。”時偽署官告身皆一紙，別授則二紙。諒聞謠喜曰：“我幼字阿客，‘量’與‘諒’同音，吾於皇家最小。”以為應之⁸⁷。

有學者指出，卦候、九宮、風角之術，是緯書中的重要內容，張衡斥緯書為“不占之書”，較難理解⁸⁸。張衡擅長占候之術，卻主張禁絕圖讖，傅奕專擅星占，卻對讖緯書中的星占知識卻不以為然。圖讖之學與占候的關係，值得進一步的推敲。而兩漢之際以降所造作的種種涉及讖緯的圖書，大多不存，僅見《開元占經》等典籍徵引。對此，敦煌“鏡”類文獻以及其相關文獻，則可以提供一較為生動的樣本。本文所討論的諸文獻，其內容雖然結合了卦候與風角的知識（因此從廣義上而言屬於占候文獻），但具體分析其內容可知，其內在的知識體系、造作方式和目的論與緯書更接近。占候與讖緯的聯繫只是表層的，緯書最終的目的還是歸於“要世取資”。譬如上文所引傅奕斥楊諒“熒惑入井”之說，讖緯中的星占，並不講究實際占測，所謂的星變，不過如同地震、天雨血那樣，僅僅作為神祕學的符號而存在——儘管“熒惑入井”這種在中古時期星曆學者看來已經是“行路所涉，不足為怪”的現象，還仍然被當時人視作受命的依據。本文所討論的文獻中涉及的種種天變（如“玄象占”中

⁸³ 《舊唐書》，卷七十九，第 2714-2715 頁。

⁸⁴ 《隋書》，卷四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第 1244 頁。

⁸⁵ 《開元占經》，卷三十四。

⁸⁶ 《北史》，卷四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472 頁。

⁸⁷ 《北史》，卷四十五，第 2473 頁。

⁸⁸ 陳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 164-167 頁。

“十二日日暝”、“十二日日鬪”、P.2610V 天災占等)，或荒誕、或主要著眼點不在於現象本身，與關心行星行度、自然現實的軍國星占理論有著較大差別，即所謂“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然而，由於這兩種取向的材料在傳世的大全類著作如《開元占經》中被混雜在一起，兩者的知識體系本身也有緊密的聯繫，對今人而言又都比較陌生，因而難以分辨。

本文所涉及的“鏡”類文獻，傳播的主要是這種藉助占候辭彙修飾的神祕學理論，其旨不在“備宸庭觀覽，順陰陽而頒政令”，而在“要世取資”。在“玄象占”中，雖然對五星與五州的方位建立了對應，卻與星曆沒有直接聯繫，也不涉及五星行度的問題，提及五星主要是用於符咒解除方術，作祈禳之用⁸⁹；除了討論較多的五星符之外，劉永明先生提到，P.2610 寫本“太史雜占曆”中編有與占候文獻關係不大、具有道教法術色彩的“初出門閉氣（法）”⁹⁰，筆者發現，這一現象也存於《禮緯含文嘉》中⁹¹，由此可證，這一改編可能並不是河西地區的特徵，而具有普遍性。從組織形式上來看，這類文獻也如同緯書那樣，雖然涉及五行論等知識體系，其行文卻沒有一個精密而完整的理論架構支撐，具有雜抄的性質——正如前賢所言，“緯書，原本就是經過許多人、在很長時期內形成的，因此，從中找出體系性的，有組織的內容來極困難⁹²。”

而其命名為“鏡”的原因，或許也與此有關。以往有研究者認為敦煌“鏡”類文獻主要是以“鏡”字假為概觀、一覽、察鑑、指南等意義，具有簡明扼要的特點，是一類手冊、會要式著述。觀察本文涉及的相關文本，並不能支撐這一結論⁹³。在緯書的觀念中，“鏡”是帝王權力的象徵，譬如“有人卯金刀，握天鏡”⁹⁴，而“天鏡”也常與“河圖”並舉，如楊炯《渾天賦》中有：“握天鏡，授河圖，若曰賜之以福，此明王聖帝之休符，至如怪雲祲氛，冬雷夏雪，日暈長虹，星流伏龍，陰有餘而地動，陽不足而天裂……”⁹⁵。同時，鏡又是道教儀式重要的法物之一；在古鑿銘文中，也多涉及神仙、讖緯的思想。六朝時，一方面在傳奇中不乏寶鏡故事，其言多涉及神

⁸⁹余欣《唐宋之際“五星占”的變遷——以敦煌所見辰星占辭為例》，第70-78頁。劉永明，《S.2729背“懸象占”與蕃占時期的敦煌道教》，《敦煌學輯刊》，1997年第1期，第103-108頁。

⁹⁰見劉永明，《S.2729背“懸象占”與蕃占時期的敦煌道教》。

⁹¹《禮緯含文嘉》中也編入相似的內容（見王氏鬱岡齋本卷之三，第二十五葉b）：將軍出天門，即舉左足呪曰：“太乙將兵，日月為光，禹王治道，蚩尤辟兵，蒼龍使敵，白虎伏行，熒惑先列，辟除凶鬼，北斗誅罰，除去不祥，五帝衛我，周流四方。當我者死，值我者亡，我即是北斗曾孫，今日將兵欲出天門，若入地戶。賊方矛楯刀戟弓弩皆當摧折，莫敢害吾，急急如律令。”呪訖，便引兵行百步，慎勿回顧，大吉。

⁹²《緯書集成》，第75頁。

⁹³李并成：《敦煌“鏡”類文獻識略》，《敦煌研究》，1999年第1期，第52-62頁。

⁹⁴李豐懋《六朝鏡劍傳說與道教法術思想》，見氏著《神化與變異》，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233-235頁。

⁹⁵《全唐文新編》，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2183頁。

異鬼怪，另一方面，則出現在諸如《抱朴子》等道家的典籍中，李豐懋先生總結為其理論為“明鏡之道，其一即外照精魅的法術性，其二為存思守一的心鏡法”。就字面意義而言，名為“天鏡”、“地鏡”似有朗照天地之義，而就前文所述推測，涉及占候讖緯之說的鏡類文獻，其命名抑或也期有受命之義，而涉及博物學的鏡類文獻，則也可能取外照精魅之義。

“玄象占”的占辭中對河西政局變化以及蕃占時期社會心態的影射⁹⁶、晚唐五代時期藩鎮對符瑞圖讖⁹⁷的利用，前人已述及，本文不再贅述。本文的意圖，僅在於釐清中古複雜的大脈絡網中，一個不起眼的結，即涉及“鏡”類的占候文獻——對其性質和定名加以考辨，對其中的章句進行疏理。而成於晚唐至五代的敦煌玄象占系統寫本，正如其名那般，如同一面古鏡，折射出九至十世紀河西動盪不安、變化多端的政治局勢，以及混合著神祕學與奇幻色彩的社會思潮，皆仍待釋讀。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研究生）

附錄：

P2610 “地鏡中” 錄文

地鏡中

地災二 雲雷風火三

蛇蟲九 龍魚十 人物十一 邑

右目錄凡行軍營陳所占災祥

春霜 夏雪 秋虹 冬雷 日暈

日夜出 星 天裂 天雨血 地裂

鬼哭 殊 此太公廿四災戒，今地鏡中述災星事。

天災占第一

□□ 王良策馬，庫虛，鋒星角，狼弧張，蚩尤出枉，

五殘出，下梗絕，聖代王。璣璇撥，玉衡匡，棟星滅，攝提、天庫

虛，狼弧張，□之起，期相當。仁（火）與金，出道□，攝提反衡，鎮星躍，海□

滯，日食，虹守心，鈞鉢（鈞鈴）躍，載滅沉，地法（侯）息，五侯流，月散，附耳逃，彗出□

熒或（惑）反明，辰星冠珥，訥孽驚，邦小人為臣，胡貊為王。主暴□

期亂。熒惑反明，太白干。《黃石》：辰星羸，鎮星亡，攝提移傷，彗出□

撥三能，永棟星。凡星墜為石沙、為水、或為金鐵、粟麥、草木、□□

⁹⁶上引 Morgan、劉永明、余欣、趙貞諸先生論述。

⁹⁷余欣《符瑞與地方政權的合法性構建：歸義軍時期敦煌瑞應考》，《中華文史論叢》，2010年第4期，第325-403頁。

鳥獸者，皆爲兵亂，水、旱、饑、喪四竝占。凡天雨血、草木、金石、布、鳥獸、雜物及火，皆爲兵喪，萬民流亡。天雨霧，如黃土，百姓熒（勞）苦奔亡。

天雨血，是謂天見其狐，不治政者，不得久處其位，不出一年□兵□

天雨黑（墨），是謂拾江（陰謀），君臣無道，讒人進用，不出五年，君主□

天雨土，是謂齋牲，人勞苦，煩於土功，不出八年，女主外戚謀。天雨骨，是謂陽清，王者麗（德）令不行，佞人用，不出三年，內有爭。天雨羽毛，是謂興之不常，棄亡，前後有喪，不出九年，兵馬興。天雨金錢（鐵），是謂刑餘，人君殘酷，好煞無辜，不出一年，兵交於朝。天雨五穀，是謂禾不熟，君賦斂重，故示戒，不出五年，國軍糧乏。天雨草是謂益 [福]，[不出] 三年，外國來輸穀。天雨木，多風五穀。天雨絲，天下 [有兵喪] 不出六年，[兵]起且亂。天雨爵錫，如甘露著樹木，不出三年更政。

□□（爵錫，黃）者；露，白者。天雨禽獸，是謂不祥，不出三年，有天（大）兵興。天忽下人，無名字，妄語言，是謂凶殃，不出十二年，必易主。天忽下如銀是謂刑枉，不出三年，亡國，兵起，失土。

天色忽變，是易帝，四夷來侵，不出八年，亡國，兵起，失土。

天春賞，煞木草，是謂陰威，臣強君弱，下不事上，霜非時而煞草，是時而不煞草，竝爲蟲蝗，大饑。三月霽霜煞木，其年有兵、歲□、水、饑，夏雨，必有大喪。地災第二

地震動四墟，盛陰爭美，害國政。地動千里是謂陰盛陽衰，人君犯四時，興土功，不出年，國有喪。地動而圻（坼），有急令，近臣謀主，兵革興。地動壞宮室，驚牛馬，是謂陰道失，四海有兵喪。

地辟裂，臣下有分離，若在城門，驕臣從中起。王道中忽坼，不出四年，道絕，有分地居。地辟有音，及見雜物形若於朝廷、宗廟、丘社道中，盛（或）見面出昏，爲兵亂國亡。地中啾啾有聲，人君好兵興相攻。地中有聲洞洞者，邑亡。地無故如燃，兵大起

地忽出光如火照，憂，國危亡。地無故自長如丘壟至屋，其上生石草木，皆失地亡民。春夏者吉昌。地土平息者大人將起，地無故自下或成淵及生離（雜）物，皆天下亂，起兵，水大澤。地中無故起自營宮，女爭位，卑者暴貴。地忽生毛，天下亂兵飢。

地忽出血，國將虛。雲雷風火占第三

風占多別在風角中。冬雷震，人君當之，各在其國，當愁萬民逆天心。冬雷、夏雷，民飢死，王喪。雷霆擊宮廷中，大夫欲逆，不出五年，災兵流血。雷霆擊宗廟，是謂天戒，人君暴亡，不出八年，削地奪國。雷霆擊貴人從官、車騎，此人乃君惑於佞人，

失眾和。雷霆擊貴人屋，佞人持政，不出三年，削地君亡。

飄風飛衣絲於市中，不出一年，必有煞主。飄風入宮闈中，一日再三，名曰大陽戒，不出一年兵內起。飄風入人宮，飛衣物，有驚恐□□，忽暴風入舍，發凡（瓦）折樹，不出六十日有相煞。天火燔宗廟，人君不謹、淫泆，又數犯冬令。天妄下火焚燒，是謂火殃，民流，負子亡。

天火燔大木，木鳴呼，是謂姦起，六月霜降。天火燔後宮，此人君以後事亂政。天火燒正殿，此人君不聽諫、戮大臣，佞人持政。凡民人數火□將動。山占第四

山徙，是謂德動，直臣去，佞人用，政在女主，不出五年，有走王。

山無故自移，天下兵社稷。山無故自亡，人失位。山崩，人君位消政暴，不出二年，有兵奪之。國山崩，君臣爭政，女戚謀，五年敗邑。

小山崩，其邑有戰，主亡，歲大水。山中 [見異類物，非人所常見者]

有刑（形）名音聲，皆為其邑大水，或 [飢、兵革興，邑亡] □□

生樹未及相物（拘）累及大小移轉 [或] □□

岩忽化為人形及六畜飛鳥形，[皆天下虛] □□

石生如人形，鹿（庶）雄持政，如禽形，諸侯 [興兵，誅。形如飛鳥，外戚女主近] 臣謀反。山忽生於大石上，邑出主。石生正方，三公外謀，不出三年有兵。

石生水中，上見者近相謀逆，與女主連，不出八年，兵行。石生於廷，野人逆謀，興兵，與近臣交，不出二月，齊起兵。石生於都邑，人君去故就新，不出三年，易政。石生於宗廟中，人君不行先王法度，不出二年，易主。石生如隕墜，雄烈敗死，是謂都分，不出三年，西方兵起。

水占第五 河徙是謂陰反，不出五年有反臣，兵行，民流客。

河徙一里至三里，是謂失政，且有謀臣；五里十里，女主執政，外戚有背叛；十里以上，人君失道，政在臣下。河盈溢，重相滅，不出三年，秦有憂。河不流是謂絕道相叛，不出二年，有變政。河壅是謂

歲厭，不出五年，臣下背叛者，若大壅，臣執政。或主大水，色

變，不出六年，易王，女主先亡。水赤如血色，邑有流血。井水赤，邑

虛相攻。水逆流是謂道逆，不出二年兵從女主起。水忽不流，婦

人惑政亂令，廢不出，五年亡國。水□□

流水忽停，天下飢。水不曲直，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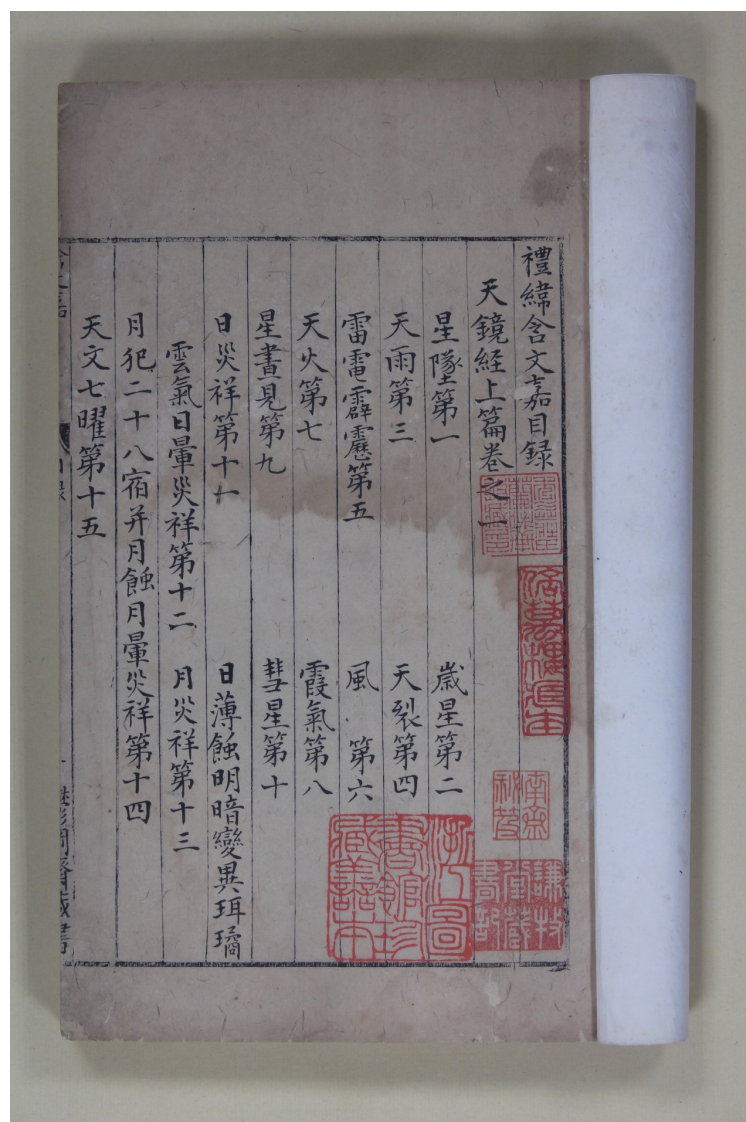
流水、忽易道，君易賢。土不穡稼，□□

變者，邑人從亡，水不潤不逆。水忽自□□

出臣，為禍宮，或以疾，不過三年國□□

市及山上皆為兵且作。水忽自盈，起 [兵，君凶，且大水]

自濁，天下將亂。水三月至八月忽有冰因□□□□
 易王或兵飢。澤水忽自鳴，百姓哀。國□□□□
 □濁臭及有音聲，皆君亡□□□□
 □中臣爲咎，且將大水□□中□□□□



浙江圖書館藏王氏鬱岡齋本《禮緯含文嘉》書影